

夏蓓◎译

# 島田庄司

Shimada Soji

# P的密室

友人揭秘御手洗童年经历  
解开日后奇怪性格形成之谜  
独家放送，人气神探童年轶事  
天才御手洗初露锋芒第一战！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P的密室

(日) 岛田庄司 著  
夏蓓倍 译

P NO MISSHITSU  
© Shimada Soji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P的密室 / (日) 岛田庄司著; 夏蓓倍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33-1536-4

I . ① P… II . ① 岛… ② 夏… III . ① 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6895 号



策划统筹: 谢刚

责任编辑: 邹 瑞

特邀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一版 2014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536-4

定 价: 26.00元

午夜文库——

---

—— 岛田庄司作品集

島田庄司



岛田庄司，推理小说之神，新本格派导师，当代最伟大的推理小说作家之一。

岛田庄司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出生于日本广岛，毕业于武藏野美术大学，在音乐和美术领域造诣非凡。一九八〇年以一部《占星术杀人魔法》参加江户川乱步大奖角逐，次年由讲谈社出版此书。这部作品为日本乃至全世界推理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其后岛田庄司陆续发表《斜屋犯罪》、《异邦骑士》、《奇想，天动》、《北方夕鹤2/3杀人事件》等作品，均为场景宏大、诡计离奇的不朽之作。其笔下塑造的御手洗洁和吉敷竹史两大神探个性鲜明，已成为无人不知的经典形象。

日本很多作家以岛田庄司为偶像，创作了大量“岛田风格”的推理作品，由此开创了新本格派推理，成为当今世界推理舞台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岛田庄司现定居在美国，已创作各类小说、论文集等八十余种，其对本格推理的孜孜以求没有任何改变。他坚定地表示：“只要我身为推理作家，一定坚持本格派。若我不再写本格作品，我就不再是个推理作家了。”

### 岛田庄司作品集年表

1981	《占星术杀人魔法》
1982	《斜屋犯罪》
1983	《死亡之水》
1984	《寝台特急 1/60 秒障碍》 《出云传说 7/8 杀人事件》
1985	《北方夕鹤 2/3 杀人事件》 《消失的“水晶特快”》 《死亡概率 2/2》 《搜索杀人来电》 《夏天、十九岁的肖像》
1986	《火刑都市》 《Y 的构图》
1987	《展望塔上的杀人事件》 《御手洗洁的问候》 《灰色迷宫》
1988	《异邦骑士》 《深夜鸣响的一千只铃》
1989	《灵魂离体杀人事件》 《奇想、天动》
1990	《羽衣传说的记忆》 《御手洗洁的舞蹈》 《黑暗坡食人树》
1991	《字谜杀人事件》 《水晶金字塔》 《飞鸟的玻璃鞋》
1992	《眩晕》 《天国的子弹》
1993	《异位》
1998	《御手洗洁的旋律》
1999	《泪流不止》 《P 的密室》
2002	《魔神的游戏》 《光之鹤》
2003	《螺丝人》 《透明人的小屋》

**岛田庄司作品集年表**

2006	《犬坊里美的冒险》 《最后的一球》 《UFO 大道》 《帝都卫星轨道》
2007	《利比达寓言》
2010	《写乐、闭锁之国的幻影》
2011	《进进堂、世界一周》 《蛙镜男怪谈》
2012	《恶魔岛幻想》
2013	《星笼之海》

**目 录**

1	铃兰事件
117	P 的密室

铃兰事件 ———



# 1

凡是和御手洗洁有关的事件，不论大小，不管难易，哪怕是幼儿园时代的事，随便什么，都说来听听嘛——这段时间，读者中这类呼声越来越高了。按照这些读者的想法，御手洗这位以头脑著称的人，小时候哪怕是堆着积木，或者眺望金鱼缸里的金鱼的时候，也一定是在进行着什么推理，所以就跟我们说说这些事嘛。然而，就算他们提了这样的要求，可那么久远的事情，我肯定是不知道的。

想来，所谓幼儿园小朋友御手洗的冒险故事，就算提出这种构思的读者也是在开玩笑吧。所以我并没有很当一回事儿。可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现实比小说更离奇，最近，因为很偶然的缘故，我竟然真的获知了他幼儿园时候的事情。这对我来说，也完全是始料未及的。

当然了，告诉我这件轶闻的人，或许因为意识到今时今日的御手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颇享盛名，所以话语中多多少少加了些粉饰。但对于像我这样非常了解友人的听众而言，在聆听的过程中仍觉得，这种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看了这篇故事就能知道，御手洗这个人，的的确确是生来就注定了要和案件侦查扯上关系。

说是幼儿园时候的疑难案件，可并不是什么在沙坑里和小朋友

闹了矛盾啦，或是有人偷了五岁的朋友的糖球啦，诸如此类的所谓“难题”。而是发生在成人世界，并惊动了警方的真正的麻烦。这起大事件具备相当的喜剧因素，还成为报纸上的话题。而且，事件中有诸多无法理解的要素，以奇妙而论，跟我此前介绍过的那些案件相比也毫不逊色。

还有，这些谜题直到现在都悬而未决，当年的警官如今已经退了休，和我见面时仍然抱着一肚子的疑问。事情的真相就只有幼儿园的洁小朋友知道，或者毋宁说，将这谜题以未解形式弃之不顾的，正是这位人小鬼大的小朋友本人。如今，这个小朋友已是一把年纪，带着幼年时有意淘气不予说明的真相去了北欧。于是，在日本再没有人知道实情了。

再说到本篇，“终于要回应广大读者的热切希望了”——其实是一句俏皮话，不过本篇说的当真是他幼儿园时代发生的事情。向大众介绍御手洗的工作差不多已有二十年，我连做梦都没想过有朝一日会写这样的稿件。事件中的奇特谜题固然有趣，不过与此同时，这阵子读者们热情探询的关于友人的血统、成长环境，以及双亲等若干信息，亦都在本案中得到了，这一点也是让我决定发表本文的一个理由。对于上述读者的期待，这次也算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回应了吧。

事情最初的发端，和平常一样，始于犬坊里美。这段时间我若有什么事，通常都是因里美而起。由于全日本都知道御手洗不再住在马车道，所以也没人来敲响我这间陋室的房门了。若没有里美，现在的我就只是个逝世者，日复一日、毫无生气地过着资料整理与散步的生活吧。我的状态已然趋近于隐居老人，生活中关于现实社

会的新鲜消息，全都来自这位在“龙卧亭事件”<sup>①</sup>中认识的女大学生。

那是平成九年（一九九七）十一月末的一天。横浜早已冷得像隆冬时节，我真想整整一天都钻在被窝里不出来，可是她打来了电话。一接起，就传来和平常一样的欢快声音。里美有着无论什么事都能兴奋起来的本事，不管多么微小的发现，都能被她说得像十年一度的盛大庆典。我喜欢她这种开朗，但自从去年被她拽进英语学校之后，多多少少也养成了一点警戒之心。

“老师——您好吗？”

她跟平常一样，像从很远处喊话般大声说道。听说在“电话”这种机器刚被发明出来的年代，大家都这么做，可如今，就算轻声耳语，也能清晰地传达给对方了。而且在我看来，一直都觉得自己的身体挺好，不过对年轻的她来说，可能看上去像快要死了吧，所以才总这么问。

“嗯，很好。”我有气无力地回答。

“有大新闻哦！要不要告诉老师呢——好犹豫哦——”她的声音比平常更活泼，高兴得不得了的样子。

“啊？大新闻？”

我心中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生性胆小的我，所有预想都只会朝着不好的、负面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这段时间，完全陷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状态，什么都不想听，希望什么怪事都别发生。和里美的交往越来越亲密，已然占据我生活的大部分，只要一想到里美将弃我而去，我整个人就会消沉得像要得忧郁症一样。我希望能将当前的状态不断地延长下去，多一个月也好，一星期也好。我

---

<sup>①</sup>参见《龙卧亭杀人事件》。

所期望的，就只有这样而已。

我最担心的，就是里美有了恋人。听到“大新闻”这个词，再加上那高兴得不得了的活泼语调，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这件事。对我来说，那相当于宣告世界末日的消息，是开启暗无天日的资料整理和悲惨老年生活的钟声。

所以我说：“不用了，我不想听，就放在你心里好了。”

里美仿佛大吃一惊，非常大声地“唉——”了一句，然后说：“老师您真是的，总是这么消极。为什么不想听嘛，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消息呢。我现在就去你那边，在十号馆见面怎么样？”

“啊？现在？可是，就算你这么说……”

我惊慌起来。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哎？不行吗？真的是很惊人的大新闻哟！老师您肯定也会吓一跳的！”

就说我不想受到惊吓啊。

“呃，那什么……就是那个……嗯……”我期期艾艾地开口。

“什么？”

“呃……就是……那个，呃……”

“到底什么啊老师？请说清楚啦！”

“就是……你说的那个新闻，是跟你有关的？”

“我？不是啊，不是啦。”

“哦，这样啊！几点？半小时以后？我没问题啦，工作正好告一段落了，马上就见面吧！”放下心来的我立刻恢复了精神，当即急不可耐地说。

“什么？我现在还在学校，到石川町车站有点距离。那么，半小时以后在十号馆碰头好吗，老师？”

“嗯，好啊。当然好啦。那我等你！”

三十分钟后，我已坐在十号馆靠窗的座位上，里美身穿驼色短大衣出现在面前。她以前告诉过我，这种款式的衣服叫海军呢外套。外套下穿了条方格超短裙和黑色紧身裤，脚下踩着平底便鞋。这样的她，瞬间吸引了店里所有人的目光。

外面的天空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起雪来。这种天气下的横浜仿佛迁到了北国一般。

“让您久等了！”里美大声说道，驱散了我的低沉情绪。她把大型手提包嗵的一声放在旁边位置上，悠然地在我对面落座。看着精神十足的她，我仿佛有种面对外星人的感觉。点好了一杯牛奶咖啡后，她片刻都等不及似的探出身子，开口道：“老师，你知道御手洗先生小时候的事情吗？”

她的声音兴高采烈，说完上身后仰，颇有几分艰难地脱下外套——因为座位比较窄。外套下的纯白套头毛衫露了出来。她今天的妆容非常可爱，对我而言，毛衫和她的容颜，两者都是那样的炫目。

“御手洗小时候？好像以前也有人问过……”我含含糊糊地回答。是受朋友的影响吗？这阵子连里美都开始御手洗长、御手洗短地大惊小怪起来，实在让我不怎么愉快。

“不知道吧，老师？”

里美笑着，声音里还是充满欢快。她直起腰，脱下外套，轻轻地叠起来，放在椅子上。

“因为那家伙不肯说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拿他当偶像的女孩子可能了解得更多呢。”

“我已经知道了哦！”里美得意洋洋地说。

“你也崇拜他？”

“只要读了老师您的作品，不管是谁都会变成崇拜者啊！”

我不明白。我只是将日常琐事如实写出来而已。像他那样性格别扭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找不出第二个了。了解实情的我实在是烦透了他，但那些女孩子，明明掌握着同样的信息，却都非常喜欢他。我始终理解不了这种现象。

“关于那家伙的什么事？”

“真是的，都跟你说过了是大新闻嘛！”

接着，里美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原本大概是放化妆品之类东西的吧。袋子里有本很大的书，里美十分小心地把它从袋子里抽出来。那是一本有着黑色皮质封面的相册，年代很久了，角上磨起了毛边，看得见内里淡茶色的衬底。

里美把相册放在桌上，翻开，里面排列着略微泛黄的黑白照片。大半是女生的集体照，很多是上课的场景，是些纪念照之类的相片。里美翻到贴着便签条的一页，然后把相册在桌上转了一百八十度，摊给我看。

“老师你看，喏，就是这个男孩子，幼儿园小朋友！”

里美的声音激动不已。她所说的，是一个被外国女子牵着手、身穿幼儿园罩衣的男孩。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笑。

“看这里啦，看呐！”里美手指着写在这张照片旁边的英文字。由于是流畅的手写体，所以略难辨认，但仔细看看，还是能认得出——

KIYOSHI MITARAI

“诶？这是、这是什么？！御手洗？”我大吃一惊。